

大家

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

2014

DAJIA · DANGDAI LINGNAN ZHONGGUOHUA
SHUANGNIANZHAN ZUOPINJI · 2014

主编 许晓生

方向

卷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大家

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

/

2014

DAJIA · DANGDAI LINGNAN ZHONGGUOHUA
SHUANGNIANZHAN ZUOPINJI · 2014

主编 许晓生

方 向

/ 卷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家·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 2014 /
许晓生主编.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98-4881-5

I. ①大… II. ①许…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0683号

主 编 许晓生
选题策划 马 涛
出 版 人 武忠平
副 主 编 林润鸿 詹伟杰 王 艾
责任编辑 赵启芳
责任校对 司开江
校 对 安晓利 吕 哲 陈 琳
陶美坚 熊宇红 何丹萍
整体设计 广州鲁逸
装帧设计 罗绍娟
责任印制 徐海燕
编 务 林少伟 何振华 徐辉龙

大家·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2014
Dajia · Dangdai Lingnan Zhongguohua Shuangnianzhan Zuopinji · 2014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http://www.ahmscbs.com>）
社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4层
邮 编：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604（省内） 0551-63533607（省外）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州百思得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 mm×1092 mm 1/8
总 印 张：140
印 数：3 000
书 号：ISBN 978-7-5398-4881-5
总 定 价：1360.00元（共20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法律顾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方
向

Fang Xiang

方向

Fang
Xiang

Profile

个人简介

1967 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创作研究员、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理事。

中国画作品获“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银奖、“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铜奖、“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奖、“首届全国山水画作品展”优秀奖。作品参加“百年中国画展”“上海美术双年展”“北京美术双年展”“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新中国画展”“中国美术年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展”等大型重要展览。曾在北京、广州、香港、深圳、伦敦、曼谷、菲尼克斯、路易斯维尔、墨尔本、旧金山、纽约、芝加哥、新加坡等地举办个人画展。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外交部、广东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深圳美术馆、泰国国王钦赐淡浮院等机构收藏。出版个人画集《当代中国画家丛书·方向》等 20 余种。



画语录

EXCERPTS OF ARTIST'S WORDS

撰文 / 方 向

02

对话方向

DIALOGUE WITH FANG XIANG

受访 / 方 向 采访 / 当代岭南

08

空间转向与书写意识

方向的艺术世界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CALLIGRAPHIC CONSCIOUSNESS
FANG XIANG'S ART WORLD

撰文 / 刘庆元

30



画语录

EXCERPTS OF ARTIST’S WORDS

撰文 / 方 向

山水画是最具中国文化精神的绘画形式。士人对人生的态度、生命的感悟和精神的向往，构成了山水画的基本因素，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称得上山水画，其深深渗入了国人的文化意识观念。时过境迁，当代的山水画已融入了很多不同于前人的元素，这些新元素犹如森林中的落叶，传统正如森林中的土壤，落叶层层堆积在土壤上，若干年后形成新的土壤，这样土地的肥力才不至于丧失，森林里的树木才会越发茁壮，周而复始，这是自然的生态。基于此，山水画家应避免两个误区：不能把“旧”当成传统，更不能将山水画当成风景画来画。

用当代的眼光来审视传统中国画的元素，将它引导到当代的文化语境中来，这也许是中国画在当代生存的理由，比所谓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创新来得更有效。文字是传统既定的，是不能变更的，词汇、修辞却在不断演变；笔墨的基本要素是中国画的根本，是不能改变的，但它的表现空间是可以拓展、延伸的。对于笔墨，找到新的述说方式是一条最便捷和可行的通道，这样中国画现代化的困境就会迎刃而解。这有如在30年前把一件明式家具放在家里会显得突兀，而今天将同样的明式家具摆在一座很现代房子里，我们意外地发现旧家具和新建筑融合在了一起。

有油画系的学生问我，国画和油画有何区别，我说，画国画有如在街上遛狗，狗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但总在人的周围，距离不过十步；年轻人偶尔会放任狗狂奔一小会儿，但时刻不能忘记手中的绳子。绳索就是法度，而狗就是艺术家的情感宣泄。

“折中中外，融合古今”是岭南画派鲜明的旗帜，这是20世纪上半叶相对于文人画的保守现状而言的，当时的岭南画派开风气之先，引领潮流。时至今日，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早已融合在一起，岭南画派的这一优势已不复存在。岭南画派的另一特点是雅俗共赏，溯其源，应和广州的都市大众文化有关。广州开埠早，商贾云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互相渗透，雅俗共存。从19世纪起，广东画人多以当地的社会现状、市井风情、生产劳动作为创作题材，此后的岭南画家也沿用“眼见为实”的创作思路，强调画家和观众的在场感，这种表现现实生活场景的绘画无疑是具有生命力的，毕竟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领域渗透和拓展，大大增强了其可传播性，更具备当代意义。

传统山水画体现了一种隐士文化，无论是表现北方山川的突兀雄奇、深沉凝重、浑厚丰满、刚健苍劲，还是以江南山水为描绘对象的淡雅疏朗、清幽静谧、灵秀温润的艺术风格，都是追求远离尘俗，寄情山林，达到“心远地自偏”的思想境界，其画自然就有“远去”的感觉。这些都是当时社会的思想背景的产物，反映的是当时画家的精神状况。可是，我们今天的山水画坛仍然抱着固有的审美习惯进行创作，所谓的“传统”也远远没法超越前人，这就不能代表我们时代的特征了。

基于此，按照岭南画派的创作思路，能否将山水画更直接、真实地切入到我们生活中来，画我们生活中的环境，更加关注我们自己的生存空间，思考我们当下的精神状态，在山水精神与世俗生活之间找到一个雅和俗的交汇点，我觉得这是更具有当代意义的事情，可以为山水画开拓一片新的空间。我们拭目以待。





云水之间

123 cm × 500 cm

纸本设色

2007年



从闲适幽静的庭院到壅塞繁密的都市，从无人的花径到熙攘的人群，从一隅小景到全景式都市生活，从细笔重彩到明快醇和的写意笔墨，方向近年的绘画可用一系列的转折来加以描述。实际上，这个转折也非常明确地提示着方向的身份之变：从自赏的文人转向对当代生活兴趣盎然的都市知识分子。在创作中，方向如都市猎人般捕获那些转瞬即逝且又不断重复的图景：海鲜街、游乐场、泳池、沙面、海岸、大鹏湾、饮食男女、公共汽车等。题材突变的背后，不动声色地暗喻着方向的新的艺术动机：回归水墨写意传统，以都市题材带动水墨新语汇的发生，探索都市山水新形态。此举悬鹄甚高，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诗意性的造境，将都市的喧嚣、人欲的横流、环境的杂乱纯化为澄明、清秀、安宁的意象是方向所要达到的美学目标。方向作品的画面往往以绵柔温和、水色空漾的气氛为主调，或海风和畅，浮云悠悠；或植被丰茂，花木婆娑；或人影浮动，优雅祥和。其次是抒情性的笔墨。方向早期作品以细笔重彩为主，并很快形成了稳定的风格。转向水墨领域后，方向取元人笔墨意趣为圭臬，依题材之需而多加变化，用笔圆浑率朴、清朗灵秀，勾勒细腻，时而古奥奇崛，时而逸笔草草，带有明显的速写性线条的特点。在创作中，方向往往下笔即着墨，勾染并举，相谐相生，或淡泊雅脱，或晕染沉霭。方向的新都市山水意趣或许正在于他的杂糅性：清淡幽远的意境与繁芜的都市图景、现代生活与文人情趣、世俗的场面与诗意的笔墨，看上去非古非今、非中非西，却自有一派幽淡之象。方向也因此而成为都市边缘孤独吟唱的抒情诗人。

——张晓凌

早茶

183.5 cm×144.5 cm

纸本设色

2011年



对话方向

DIALOGUE WITH FANG XIANG

受访：方 向 采访：当代岭南

（以下访谈内容方向简称“方”，当代岭南简称“岭”）

岭：您所创的图式源于一种怎样的出发点？它经历了哪些阶段的变化？

方：我的绘画图式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学毕业到1999年。这段时间我的精力放在对岭南山水的描绘上。在我们传统的绘画里，对岭南山水的描绘是比较少的，像董源、巨然，虽是南方画家，但他们笔下的山水属于长江流域一带。美院的教育注重对实际景物的表述，笔墨情趣这方面则少了很多。所以在第一个阶段，我思考如何用我所掌握的笔墨语言来表现我所见到的山水，既有具体的描写，又不失笔墨的趣味。这个过程比较漫长，探索的题材和手法较多，像珠江三角洲水乡、粤北小景、潮汕庭院、潮汕乡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绘画语言。南方山水很少被人描绘。我记得1993年的时候，我的一张画潮汕庭院的画送去参加“全国首届山水画展”，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对我有了认识。但是现在看来，那时所用的表现手法都比较稚嫩，只是勾线、填色以及做些肌理，从语言上来看还是很不成熟的。1999年我参加全国美展的作品《丰年》获得了银奖，基本上是对这个阶段的一个总结。

在第二个阶段，我开始表现一个心中向往的理想家园。一方面源于我对乡土的眷恋，另一方面则把一种旧文人式的“可居可游”的思绪结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地探索自己的绘画语言。对一个艺术家而言，绘画语言尤其重要。在这个阶段，我笔下的“境”已不是具体地域的某个景色，我在追求自我心灵感受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提炼自己的绘画语言。

第三个阶段就是当下我的状态了。如何把中国的传统符号

放到当代的文化语境中，这是每个中国画家不可避免的问题。近现代历史上，自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在谈创新、改革，以致把很多传统的東西丢掉了。我则想拾回传统，把这些图式注入当代，看能否体现出它存在的可能性，是否更能表现出一种传统的魅力。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用传统的笔墨来表现当代的题材？为此，我创作了一些作品，包括一些都市题材的作品。

岭：您的画显示出一种对传统的机灵选择，对于传统的因素，您如何取舍？

方：中国山水画是一种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艺术形式。古代的山水画所表现的是一种比较虚远、淡泊、清高、孤傲的境界，这是中国山水画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但它与现代人的生活有一定距离。我们周围的山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改变，中国山水画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中国画也有个当代性问题，以当代的眼光来审视传统中国画的元素，将之重置于当代的文化语境中，这也许就是中国画在当代生存的理由。在我看来，传统的元素应该保留，而且可以放大，但这是一种经过审美选择后的保留，因为艺术审美的拓展离不开具体的时空位置。当下我们处于不一样的人文情境中，有着不一样的审美需求和价值判断。谈到我自己的绘画，我一直依着自己的性情而画。对于传统的取舍，我将之进行抽离、打乱，再重新排列组合，以表现我心中的山水。这非刻意而为，乃天性使然。画画，顺其自然最好。

岭：您画作当中的很多图式有潮汕地区的踪迹，但又不是完全的。古代的山水画讲究“境由心生”。您的图式是希望营造一个怎样的理想家园？





与爷爷方泽浦(中)、叔叔方楚雄(左)一起。



方向(前排左四)与众画家一起。

方：我生长于都市，但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却是典型的“小农意识”。这也许和山水画建立于农耕文明上有关系。总之，于大多数山水画家而言，对大都市没有什么感觉，我的很多感情都寄托在乡村，内心所神往的仍然是乡村那种宁静、自足的生活。这样一种潜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感的自觉以及将这样一种情感付诸笔墨实践，是缘于潮汕金石镇的乡村景致对我最初的感染和触动。我第一次将潮汕地区的乡间景观作为表现题材，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去了林丰裕老师的家乡金石镇之后，我被金石镇那桃花源式的乡村景色深深吸引。当时我画了一批潮汕庭院和乡村小景的作品。后来我去的地方逐渐多了，不仅仅局限于潮汕地区，对画面题材的探索也多了，尝试过描绘江浙一带、皖南以及桂北的民居景观。但是我画面上的景致，还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延续着潮汕农村那种非常温暖且富有人情味的情感氛围。无论题材如何变，对于人间温情的叙述这一精神内核一直贯穿其中。而我内心的这种触动，最早是在潮汕居民的生活中感受到的。我算得上一个彻彻底底的南方人了。可以这么说，南方的风物人情构造了我的美学理想。艺术创作常言感情自然，而我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与自然亲近的栖着点。对我而言，描绘我生活中的岭南山水也许是一种自然而然。

岭：重彩的运用在您的画面当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笔墨的交融在赋予画面时代感的同时则保留了传统绘画的可读性。这一处理是出于怎样一种考虑？

方：中国画的突破在色彩上是一条路子，因为在中国传统的文人绘画当中，色彩是一个弱项。我觉得纯粹的文人画太过孤傲，民间绘画则有些低俗，难登大雅之堂。所以我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文人画和民间绘画结合起来。民间艺术的色彩一般比较斑斓，特别是广东潮汕地区的民间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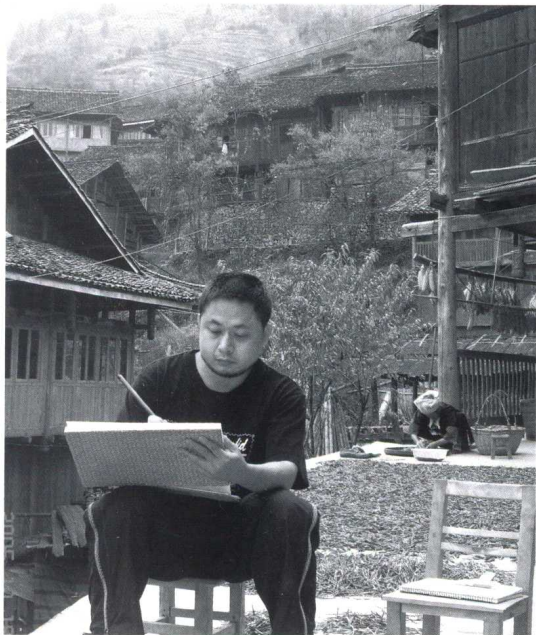
我尝试在文人画里注入一些民间绘画的色彩，把民间艺术的色彩元素融入画面中，让文人画显得更生动、更有活力。我走的就是这个路子。有些西方人说我学印象派，又或者问我是不是受了马蒂斯的影响，其实我山水画中的色彩元素主要还是吸收了中国民间的艺术。我们看吴昌硕与齐白石的画，从笔墨和法度上来看，吴昌硕比较高；如果从画面的魅力来说，齐白石则很可亲。古代的山水画与现代人的城市生活有一定距离，而我希望我的山水画有一种可亲近、可触摸的感觉，以表现我身边的山水。

岭：将文人画与民间艺术有机地融合，这是不是跟您从小生活的环境相关？

方：其实艺术审美趣味的形成还与自身的性情和个性相关。我从小习画，也曾自觉艰难，但现在回想起来大抵都是少年贪玩的天性使然，而在真正创作的过程中，却没有受太多理性的指导或约束。一直以来似乎都是凭着自己的性情，加上日积月累习来的那点技法，自说自画罢了。我从小还是受了比较正统的文人画的影响，我们潮汕地区很多老先生都画海派花鸟，而我骨子里追求的是一种比较平民化、比较容易接近、更有生活味的生活。这也让我很自然地融入农民的生活，到农村写生，住进农民家，看看他们种的庄稼。我的心境就追求这个，我觉得很自然。

岭：岭南画派影响了20世纪至今的岭南绘画，能否谈谈您对岭南画派的认识？

方：其实还是要比较广泛地理解“如何看岭南画派”这个问题，不能停留于表面，只看到画面上的一些处理方式、表现题材等。岭南画派所走的路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成功的作品跟画家的时代生活有关，一个画家的作品与他的生



在龙胜平安寨写生。



于画室创作。

活有关。我觉得岭南画派最突出之处就是它的兼容性和革新精神，而不是限制于“二高一陈”或后来的方人定等先辈们。岭南画派一定是吸收了日本的胶彩画等来改良中国画吗？其实不尽然。当代广东绘画受岭南画派这些前辈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继承和延续了岭南画派最核心的部分，那就是岭南画派的一种广阔的胸怀。这在全国而言，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一些地方的画家固守“正统”血脉，血脉不“正”还不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广东画家的国学基础比较薄弱，这个也要我们自己来补课。这并不是否定岭南画派，而是传统的国学基础要补上，充分体现广东本土这种思想开放、兼容的地域文化属性。我觉得岭南画派在中国的前途是最宽广的，这条路子可以走得很远。

岭：您近期在艺术探索上追求什么样的风格？

方：近期的探索，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是把我所继承到的绘画语言放到当代文化的语境中来，借鉴传统的东西，以传统的笔墨来表现我作为一个都市人的所见和所思，表现现代的生活、身边的生活。但不要把这个问题简单化。有的人认为把“传统”跟“当代”放在一起，就如钱松喦画中的农村，有了烟囱，后来人还画了高架桥。我觉得这是不相同的，前人是拿传统笔墨来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的建设，而今我们要思考的是怎样以现代人、都市人的感受来看传统笔墨。时代在变，人的审美也在变。我觉得各个时代的人看同样东西的审美理念是很不一样的。现在看传统笔墨跟十年前看传统笔墨还是有所不同的，根据我们所处的时空位置，我觉得应该能看到一种新的东西。总之，对我而言，传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魅力难以取代，毕竟它经过长久的沉淀，具有恒久的生命力。相对于老一辈，可能我们的思想比较现代一点，但是我们

还是非常尊重传统的。

岭：无论从您的画还是从您的谈话中，我们都感受到一种文人气息。您平时除了绘画，还关注其他领域吗？

方：其实，人对很多东西的认识和理解都是间接的，比如我们可以从绘画里去体会另一个领域的东西。如果觉得在绘画里，特别是当代绘画中没有什么养分可让你吸收了，就关注一些古代的绘画或其他领域。一个画家成名以后会有很多负担，他真的没法好好地去学习了。很多老先生就说，年轻人现在很好啊，有很多机会学习。我就想，他们是在安慰我们。而今有非常多的尴尬，年轻人没有办法很安心地学习很多东西。通过绘画，我们可以慢慢去体会其中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有些人动脑筋多了就体会多一点。

岭：您对当代艺术有什么看法？

方：开始很多人认为当代艺术就是一种西方的模式、一种西方的观念，然后强加在中国人身上。很多画家就把传统都丢掉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而我觉得要通过当代艺术来解释中国的传统文化。说实话，现在从事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的人，他们传统的底子也很弱，他们所体现出来的传统一代一代地式微，符号在不断地减弱。现在画国画的人，传统的东西多吗？其实不多。那么以后有可能会由谷文达、徐冰、蔡国强这些人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吗？最终解释权在谁手里？谁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我觉得会有这个可能。一旦都由徐冰他们这些艺术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言人，现在画中国画的这批人的意义就不大了，它会变成一种应保留的文化现象而存在。我觉得有这种可能，但两种力量势均力敌。